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十九

湖邊類一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伏蒙分命史館各賦烟火等詩以為上元玩好之且  
臣等竊議以為此事必非 陛下本心 陛下

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游心經術邁跡堯舜凡所舉

勳必欲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即位之初首下

溫詔放田租絕貢賦蠲逋負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

又開言路凡 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

言無隱天下欣然以為 陛下應天心承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十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弼遠類一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伏蒙分命史館各賦烟火等詩以爲上元玩好之具  
臣等竊議以爲此事必非 陛下本心 陛下

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游心經術邁跡堯舜凡所舉  
動必欲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卽位之初首下  
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  
又開言路凡 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  
言無隱天下欣然以爲 陛下應天心承

皇明嘉靖庚申卷之十九  
祖德所以爲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頃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脩省凡此數事皆臣等自擊耳聞未嘗不稽首稱頌以爲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彼者旣皆陛下所不爲則烟火之事決知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者兩宮皇太后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臣伏覩兩宮母后恭儉慈

仁之德著於天下坤儀貞靜舉天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烟火爲樂哉况今兩廣弗靜四川未寧遼東雖云告捷然虜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虜毛里孩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赤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之計無所出可爲寒心正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陛下之不暇爲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辭豈宜

進於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數語以爲之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 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 陛下臣等叨與翰林誦習六經師法孔孟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何敢爲此鄙詞上瀆 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 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 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於 陛下之前且知

其不可將順而爲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爲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烟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爲 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

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  
事厭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有甚於此者將無不至  
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  
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  
臺之費不足爲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  
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  
陛下寬斧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烟火之事一槩  
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  
傷爲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  
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

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  
之休則 陛下之所以奉養 兩宮者其孝豈有  
大於此哉 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言爲沽  
矯不以臣等爲迂闊使天下後世知 大聖人之  
作爲出於尋常萬萬是非臣等之幸實 宗社生  
靈之大幸也 臣等昧死以 聞

成化三年十二月

省營繕以光治道疏

何孟春

臣切見近日司禮監節傳奉

聖旨蓋造乾清宮

西七所并添修萬歲山後毓秀亭該各衙門措辦物料雇覓工匠摘撥團營做工官軍者臣自聞命寸衷若驚端居以思中夜而歎

陛下即位以來節

儉形於宮闈仁恩遍於寰宇積之於心施之於政無非為國愛民而數年之間土木頗興若神樂觀等五處迄今尚在做工宮西七所固難免於蓋造山後毓秀亭可以不復添修今乃前工未訖後工踵之此作未成彼作復繼費府庫之財疲軍民之力恐與

陛下初政愛民之心不相類也臣謹昧死而冒言焉  
命下踰月矣臣未見有為 陛下言者意者

陛下銳於所為言必得罪人故自危不敢言耶何宜  
言而久不言也雖然臣有懷於此欲進而退將陳而  
止者亦已屢矣竊計 陛下之聖豈不能容狂瞽

之言而必罪謇諤之士哉臣知此之宜言而畏首畏  
尾自同緘默是自欺也臣歷觀載籍前代人君未有  
不惜民力好厲土功而克善其治者民之所以勞財  
之所以傷國本之所以易搖國用之所以不給致之  
雖非一端而土功實甚聖帝明君故必謹焉事參緩

急時酌應否非不得已不輕以為而其為之必皆出  
於為民如大禹之溝洫文王之臺沼始下無所病而  
上安其利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又視歲之所  
入以定役數凶札之歲則無力政新甿之治則無征  
役於役民之中寓愛民之仁如此今天下所在差遣  
如蝟毛貧孤靡遺而大者躬建 王府供餉軍需元  
元之瘵難以縷數耳目之所不及臣不舉以恩天聽  
也京師比年土木之功豈盡同於古之役民者乎參  
時酌事豈皆甚不得已者乎春秋莊公新延廐傳曰  
言新者有故也因故而新之似無大損而孔子必書



之手策以見其非時而役也毓秀亭之添修何以異於延廡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長府之作不見經傳蓋因子騫之言而止

陛下於凡工作獨不當仍舊耶漢書載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文帝之時海內富庶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貲財京師之錢累鉅萬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且惜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則他所用肯復妄費有如此者乎奉先帝宮

室嘗恐羞之則凡規制一定之外肯復有所充拓而侈於舊乎漢文爲後世嗣統守成之令主蓋以是也陛下志欲齊軌禹文顧不念漢文帝之言耶且今之時視文帝之富庶何如矣 國家無事百三十年于茲豐亨豫大之運宜非漢比而閭閻之下愁嘆之聲窘戚之態殊不稱於 盛世昔有子有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觀漢文帝在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當時豈無一切用度國有餘蓄故耳 陛下視今之 內帑儲峙果誠有餘何不間歲示天下以免租之詔使

天下曉然知 陛下愛民之心歆感生育遂油雲  
霈雨之望於苗稿之日之為大哉而必取盈舉諸筭  
權之利以供工作臣未睹今日之有餘蓄也

陛下試計今日工作奚翅百倍露臺之費也二處物  
料七所之所寄放及該監之所收貯一有不敷不免  
索之於外索之於外則工部不免那移順天等府不  
免科派盧溝橋張家灣等處局廠應用者曾不能補  
料之半柱礎等石皆要開塘起取瑠璃素白磚瓦亦  
要設窯燒造凡百所需無不擾擾在內者以一糜二  
在外者以十供一如顏料中石大青大綠皆每斤值

銀數兩所用無慮數萬斤銀亦無慮數十萬兩木石  
等匠除在官人外雇覓該三百名每名一日工價七  
分一日即該銀二十一兩略約一年工價已費七千  
餘兩矣 陛下方春時和不為賑貸之議柰何有

用之財棄之不急之務有限之入蕩於無藝之支無  
漢文帝之富庶而所為過之無乃不可乎京營官軍  
統之以三而簡之以十二所以肘腋 宸居股肱郡  
輔潛蓄精銳專備倉卒調遣者也其半外衛四都司  
春秋兩班按期輪替即漢南北軍而兼乎番上唐左  
右衛兵而併其府衛以居重馭輕從中制外我

皇明憲政類金 卷之十九  
祖宗之貽謀存焉非土木之功所當役也 臣揆之制  
軍民二役分自後代成周役民之法有爲五兩卒旅  
者兵之役也今之比閭族黨州鄉之中朋戶抽丁旣  
專役于兵矣而復不免於他作不失之重役乎適年  
神樂觀等五處做工官軍有八千者有五千者少亦  
不下三千三大營已撥去一萬七千團營撥去五千  
備更番者又該五千工程浩繁有一二年者有二三  
年者動輒再閱寒暑在京土著之家稍有生理逐月  
雇工等項用銀至一兩餘外衛而無業者則行糧糶  
盡答應不前自度難支多行遠窺心畏罪罰不返本

衛亦往往有之夫人情孰不欲骨肉相保鄉井相聚  
而以行役別其父母妻子差戍拋其田廬屋產采薇  
之謂靡室靡家載饑載渴者不可憫乎今二處做工  
團營又該撥去九千通計更番卽一萬八千之數縲  
絲見蛹勢殆未已竭澤得魚後將何繼且 臣聞之各  
處管工官員大較假公濟私便遷延以規利務隱射  
以求閒工程不急催完軍士致荒訓練在營聽操者  
無幾何矣營中之弊殷實私于辦納精壯私于跟隨  
技藝私于造作教場操點暫令應名號令甫畢四散  
而去稽其數目莫竟所止由做工有以爲推托之地

也虜使祗今入朝本營人馬送迎擺列已告不足  
萬一意外之虞突如叵測欲一呼十萬容可得乎此  
臣之所爲國家根本慮也往事不可諫而臣不惜  
覩縷之者願陛下今日之察之也雖然臣聞之  
道路之言又有當爲陛下告者外間嗾傳  
陛下添修毓秀亭而盛厨廡叢臺榭將以極遊觀也  
陛下早朝晏罷勵精圖治清燕之間寧有他念我  
太祖高皇帝皇明祖訓遊翫去處更不許造今乃及  
此殆爲祖宗之舊不忍就墮而人言大謬者生  
于疑耳見影疑形聞響疑聲疑之所在未全無以言

之所生亦必有爲輦轂之下衆口沸喧傳之四方訛  
且益甚矣仰惟我太祖皇帝沉機先略創制定  
規佑啓後人纖悉畢具洪武八年建大內宮殿詔  
有司不事華麗曰使吾子孫後世守以爲法又曰游  
觀之所朕決不爲嘗指宮中隙地謂皇太子諸  
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今但令內使種蔬蓋以  
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恐奢侈之易萌而宴  
安之易溺也陛下允執厥中監于成憲游觀二  
字臣奚復容臆揣而外間得於彷彿之迹終莫釋然宋  
蘇軾告其君云人言雖未必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

者臣愚故爲

陛下惜也欲人勿疑莫若勿爲

陛下能如

祖訓所戒於疑何足置喙宋英宗朝

有請于汴河築堤者趙抃謂民多不欲奏已其事築堤以防患而民不欲尚爲之已今日之工作異築

堤者多矣我

太祖龍興初自宣至徽有儒士來

見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否曰頗怨卽命罷之築城以衛民因民頗怨而遂罷之今日之工作異築城

者多矣

陛下安能保民之皆欲而無怨耶無怪

乎有是言也是言殆近於謗然畏謗而悔過非

陛下之聖不能也道德之端淫泆之原皆起至微而

方寸轉移天淵懸絕月令工師之命無或作爲淫巧

以蕩上心特重言之一器物之淫巧而上心乘之以

蕩况所以蕩上心有大焉者是誠不可不慎也君之

心權輿乎天下之安危休戚者也慎持之則財不肯

輕費力不肯輕役斂於民也薄動於民也簡不慎持

之則反是而天下之安危休戚分焉此常理也

陛下之聖臣知無他念矣彷彿之迹猶願

陛下去之七所制度所當有毓秀亭事理所可緩

陛下儻察臣言於此參酌而弛其一凡物料工匠官

軍盡得減半則慶幸在朝廷當何如禔福在生齒

當何如而外間之所疑亦自釋矣如或亭已拆動則  
可加補葺不增一楹使完而已古者宮室塗而不凋  
摩而不刻人君之孝固在謹守 祖宗之法之訓

而豈在侈土木於前觀哉

陛下幸加早斷毋以

事集而難已也唐貞觀初太宗謂公卿曰朕欲營一  
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是也毋惡臣言之戇而難受  
也貞觀四年太宗發卒修洛陽宮張玄素切諫比之  
煬帝太宗為罷役是也臣以 陛下之聖必不罪  
言者故敢進此愚忠未諳事體甘觸諱忌草茅耿耿  
自不能已惟 陛下少垂察焉臣伏闕待命不任

惶慄為此具本親齋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弘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廣聽納隆委任以登治化疏

周瑯

伏惟 陛下自臨御以來宵旰忘疲形神兩瘁可謂有前代帝王圖治之勤有前代帝王望治之切是固宜任直亮爲耳目以擴其聰明任老成爲腹心以資其謨畫斯固適治之大端大本也夫何比來臣工論事連章累疏殆無虛日而一切漫不加省卽此豈宗廟社稷之福太平有道之象哉臣請撮其甚者言之頃 陛下有命欲爲都督同知陳萬言蓋造房第節該科道等官余瓚等言之尚書等官趙璜等言之陛下皆一切不省豈以諸臣指萬言爲奇貨

將沾直以自賢耶昔漢田蚡以外戚請考工地以益宅武帝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後乃稍退君子猶譏其縱之於始而徒懲創於後也今萬言所占之恩庇非一所給之地宅不貲亦足以彌肺腑之親矣乃以公私俱困之際又欲驅旣罷之民於工築之間以滋其窮奢極靡之欲不幾於以飽食鞠子者耶臣於此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聽也頃 陛下以主事羅洪載妄撻錦衣百戶因下之鎮撫司獄節該科道等官劉濟等言之尚書等官林俊孫交等言之 陛下皆一切不省豈以諸臣與洪載同臭味故朋黨

以相庇也昔高歡謂鮮卑曰漢人是汝奴男爲汝耕婦爲汝織汝何凌之又謂漢人曰鮮卑是汝作家爲汝擊賊汝何故嫉之君子謂高歡僞醜雖不足語蕩蕩平平之道亦稍有蕩蕩平平之餘風也今洪載所犯特愚戇之過所坐非重大之條固不足以赫雷電之威矣乃以儔類飲恨之餘畀之以所願甘心之人於羅織之內以爲責報取償之地不幾於以膏沃助薪者耶臣於此亦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聽也頃 陛下以左右閹豎之請屢於 宮闈之內爲齋醮之舉隨該給事中張嵩言之不報又該大學士楊廷和



等言之亦徒被 優答未見 明賜施行豈以諸臣  
類儒生緣飾經義不能助 陛下求福田利澤之  
美耶昔舜命重黎絕地通天漢文帝詔天下祝釐皆  
不得歸福於上而舜文卒爲賢聖其後世亦皆引長  
不替至如崇奉二氏如梁武帝宋徽宗皆覆轍可按  
柰之何復効之耶臣於此亦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  
聽也然此特聽納失也昔魏少府楊阜欲上疏省宮  
人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杖  
之且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而與此等爲密乎帝聞  
愈憚君子亦以爲知言今廷和等皆以卿輔之職上

兼師保之重固宜使之造膝承弼相與都俞吁咈於  
無間也今 陛下於宮闈齋醮一事徒使閹豎陰

柄其議而廷和等旣不得與聞於始又不得幹旋於  
終則 陛下非與此輩爲密而於廷和等疏乎唐

李德裕論致理之要以爲常令政事皆出中書則天  
下何憂不理此正端本之論也今內閣以代言論思  
之地卽古之中書不異也而 陛下一切處分內  
閣或不預於票擬而閹豎儉小時得恣其竊弄則政  
事非出於多門乎是又委任之失如此伏望

陛下畱神聽納以達下情凡前項諸臣奏議一切早

皇明奏疏類全 卷之十九  
賜施行毋固於偏私毋怵於欺誕務使天下拭目以  
觀維新之美仍望 陛下畱神委任以崇政本凡  
一政令必付之內閣票擬而以 宸斷主之凡二三  
左右皆不得睥睨掣肘於其間如此則聰明不至於  
壅蔽政柄不至於下移而 祖宗重熙累洽之盛  
不難復矣

嘉靖二年閏四月初十日題

戒逸豫以光聖德保聖治疏

高世魁

臣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  
民祇懼不敢荒寧高宗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  
怨周文王自朝至於日昃不遑暇食用咸和於萬民  
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故皆享國長乂自  
祖甲以後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民之  
疾苦惟耽樂之從因罔或克壽始知儆戒者帝王保  
治之心逸豫者世主危亡之漸也仰惟 皇上臨  
御以來早 朝勤政日講勤學敬事神祇孝享  
宗廟凝神淵默端拱深宮一念勤慎雖古帝王亦不

是過近者孝奉 兩宮觀騎泛舟昨又欲以端陽令節看標錫宴雖率由舊典自能樽節但臣有意外之慮請為 陛下陳之臣聞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夫舜以大聖人處雍熙太和之盛漆器細物若無害也而諫者猶恐其為侈靡之漸至於十人而不止當時不以爲迂益彰舜德之高明今 陛下之德無愧於舜近日有此二舉其將爲逸樂之漸矣臣待罪言官豈容緘默以自愧於舜臣之十人乎然此實非出於 陛下之本心也左右必有援 先朝故事請者否則豈能遽移 聖心平日勤慎之素樂

聽而勇從耶蓋謨訓功烈盡善盡美者

祖宗精

神心術之所在也萬代如見固

聖子神孫繼述

之孝其或因時成事行於昔而泥於今者亦當通其變而使民宜之也臣近覩 旨意輒引故事如鎮守

鄧文之換 勅則曰這勅原是先朝舊規如太監張

忠之乞陞官匠則曰這陞官授職亦依倣先 朝事

例則皆近習附會欺

陛下以濟其私

陛下

已入其機而不悟矣臣恐自茲以往巧立機關旁引

故事以誘

陛下于嬉于遊于畋于荒于聲色于

貨利于土木于淫巧于紛更者接踵至也臣不慮

皇明嘉靖五年五月  
卷之九

先帝

陛下有為物所累之心矣臣觀正德初年先帝未有闕德特因左右一二小人之誘日漸月化卒流

蕩忘返不可收拾先帝初心未嘗至此也始而漸漸而化化而成矣尤物迷人逸樂蕩性誠可畏也誠可懼也殷鑒不遠可不加之意哉且陛下以

為今日之治與舜之時何如在朝之臣果如九官之相讓乎在外之臣果如百工之允釐乎內之九州果

皆康衢之民乎外之四夷果皆有苗之格乎十六相果盡舉四凶果盡除庶績果咸熙四靈果畢至乎臣

切以為未也方今之時正虞廷君臣更相戒飭之日

詎可謂天下盡已無事天位信爾可樂乎哉伏願

陛下存雖休勿休之心嚴無逸乃逸之戒慎起居以節嗜慾疎近昵以親儒臣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毋以

一日二日可樂而以匹夫匹婦或能勝予則諂諛之徒自不敢肆面欺之詐如昔之誤先皇而臣於

陛下庶幾無愧於十臣之望舜矣臣不勝戰悚殞越待罪之至

嘉靖五年五月初七日題

陳弊端以圖美業疏

張達

竊惟 陛下臨御方二年於茲當墨衰匆遽之時  
 汎掃紛更一歸憲度使士風頓回 國是大定天心  
 克享臣嘗追而思之此何等精明何等氣象當時進  
 言者往往以不克終為戒蓋慮夫令圖難終政成或  
 怠非謂行之未及踰年而舉措遂漸乖背也臣歷觀  
 史傳自古人君善始者多克終者寡不暇具數如周  
 穆王唐太宗皆親致太平而卒之為後世嘆息者然  
 猶服勤幾二十年未有若今日 詔墨未乾而渙汗  
 隨及治效未臻而弊端旋復者也 陛下居常慕

古遠軼堯舜之上區區周穆王唐太宗顧足異哉方  
陛下卽位首下詔曰 先朝勵精雖切化理未孚  
茲欲興道致治必當革故鼎新故一時號令政事煥  
然可述不但如臣前所名狀而已夫何力行未及  
新化首乖事有昨以爲非而今以爲是人有昨以爲  
不肖而今以爲賢變黑爲白朝令夕改臣實不知其  
端臣請以今日之事與初卽位異與正德年同甚  
或有正德年所未有畧舉一二言之惟 陛下垂  
聽 先朝常建新寺崇佛教矣而今日之齋醮繁  
興先朝嘗嬖羣小濫傳乞矣而今日之爵賞普施

先朝嘗頒內降遺政本矣今日事之不關於宰執者  
非一也 先朝嘗棄法司賂大獄矣今日法之不  
行於貴近者非一也科道會本而責以奏擾豈獎勵  
忠言降黜之初心大臣執法而詰令回話豈召用典  
刑者舊之本意至如崔元封侯蔣輪市寵陳萬言乞  
西安門新宅 先朝貴戚未有若此之恩幸也廖  
鵬繫獄劉暉得官李隆復差官就彼勘問 先朝  
罪人未有若此之淹縱也臧鳳守邊未遑歸 闕今  
日之外寇多梗也礦徒弄兵毒流諸郡今日之潢池  
有傲也四方萬里災傷日聞畿甸股肱來牟絕望民

生無聊過

先朝也恒賜肆虐星土示沴天變頻

仍過

先朝也凡臣掇拾僅惟疏節其餘蒙蔽

陛下背理蠹政禍民虞國未能覩縷塵瀆者猶不知  
幾伏惟 陛下赫然大奮剛明之威遠覽古今之

變行一事必曰吾嘗以此等為

先朝弊政躬親

革之矣今何為而復行用一人必曰吾嘗以此曹為

先朝奸人躬親去之矣今何為而復用退 朝之時

清閒之燕深惟

社稷之圖規恢億萬之計絕嗜

欲之妄使身常強固無以怠惰委政柄勤學問之功  
使德常清明無以邪奸竊大權則治何以不若商宗

壽何以不若虞舜彼周穆王唐太宗信不足錄矣不  
然天下之事變無窮 國家之治亂莫測 先朝

承

孝皇熙洽之餘

今日當正德紛更之後事

殊勢異較然甚明

陛下苟因循姑息不盡反目

前之為臣切未見其可也

臣顛愚之性不能隱默豈

不知犯忌諱者負

雷霆之誅拾細微者享富貴之

利顧臣今日之所得能幾何而不為

陛下陳之

臣不勝惓惓憂惻之至

重惜事體以正朝廷疏

林俊

近該東廠太監芮景賢受民趙紀詞狀奏奉

欽依差錦衣衛官校挈解知府郭九臯等來京問理  
一事已經科道官連日抗章糾正其失節奉

聖旨未賜允納昨者又奉

聖旨趙紀所告係干

人命重情又賊私數多特差官校挈解來京待解到  
之日朝廷自有處置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  
知道欽此據趙紀告稱因定國公家奏陳土豪又隱  
功田被知府郭九臯問發伊男趙文子克軍仍訐愬  
九臯并同知張守接受馬甫廣等金銀致死人命等



情臣查得定國公徐光祚於去年實有此奏奉

欽依着撫按官會同原差科道部屬官選委公正人員審勘明白議處停當來說欽此該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史孟春巡按監察御史郭同臣與監察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行委知府郭九臯同知張守定國公奏內事情從公查勘續據該府勘明申稱奸民趙紀違例投獻捏稱馬南廣等霸占等因已經都御史孟春會同具題外據今趙紀所告前事則是摺拾原勘官員中間似有依憑城社之迹姦弊顯著法當懲治柰何反開告訐之門遽興挈官之

獄况

朝廷設官分職自有定制臣下奉法任事各有常守今天下一應詞訟內則從三法司外則從按察司及撫按衙門

祖宗以來守爲成法况東廠

原奉

勅諭責在緝事專爲京城其永平府係直隸

地方遠在千里縱干人命賊私自屬彼處撫按衙門

東廠委的不應受理又不當輒與

聞奏趙紀縱有

冤枉重情自當赴本管上司陳訴若有見監人犯亦

合具本奏行法司不應薦赴東廠首告今芮景賢昧

於事體輒受民詞旣以聞之

陛下一時未察不

宜付之所司輒差官校挈解今日舉措委於事體非

宜且 陛下之言曰待拏解到日朝廷自有處置  
臣謂 朝廷處置亦惟有法而已今拏解之舉已爲  
法外之事臣未見法外行事而可以服天下者也且  
朝廷行政貴識體要人主爲治宜攬大綱即使郭九  
臯拏解到日鞫問貪酷是實 陛下猶不免以天  
子之尊下侵有司之事頗類苛察足傷大體設或趙  
紀所告涉虛九臯被逮而死則虧損 聖德孰任  
其咎今據紀一面之詞未經勘鞫真僞不辯而九臯  
先已褫奪衣冠身就縲紲道路興嗟甚非美事風聞  
四方人人解體恐非 國家待士大夫之道也况此

事根因原屬撫按衙門所告情詞牽連人犯頗衆徒  
使拏解到京終是難與結斷萬一盡屬虛謬於

朝廷所損非輕臣愚乞

陛下俯垂明察示人至

公無主先入之言勿與臣下爭勝特降

明旨將

知府郭九臯提解永平府聽理將趙紀所告事情選

差刑部錦衣衛官各一員前去會同北直隸撫按官

逐一體勘待勘得郭九臯等贓私是實人命果真然

後拿解前來處以重典以爲天下貪酷官員之戒實

爲未晚若趙紀所告事出誣罔則亂法之姦罪在不

赦亦乞 朝廷從重處治用懲頑梗如此則事理不

失法令自行議論自息朝廷正而人心安矣臣昧冒  
進言無任隕越伏惟 陛下畱神省察則天下幸  
甚

擴善端以寬無辜重耆舊以保至治疏 陳相

臣聞天下之政本出於一而人君之心惟在所養然  
養之之要惟在於善端發見之時擴而克之使用人  
行政亦莫不然則施之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  
臣待罪諫員日者見科道為諫都督陳萬言房屋事  
荷蒙 聖恩免究鴻臚寺宣讀六科十三道諸臣  
謝 恩仰窺 聖心聰聽之下若有大不安者臣  
以為此 陛下本體之明也又覩昨者百官早朝  
侍班天雨驟至 陛下即宣鴻臚寺免其奏事此  
陛下不忍人之心也大小臣工孰不稱慶以為推此

而治於政何有夫何仁心獨見於明廷而天光不照於豐蔀臣敢以近日之事數之萬言 欽賜房屋

陛下不忍之恩也而尚書趙璜因而認罪即中葉寬等以之繫獄者為不用思焉耳陶淳革去管事

陛下本心之明也而太監芮景賢之慰留知府郭九臯之妄挈者為不用明焉耳崔文左道亂正王法之

所不赦言官交章論劾 陛下不忍罪之而反忍於奪法司之權遂使耆舊大臣如林俊者一旦致仕

李曇夾帶私鹽律例合當有罪御史累次奏辯陛下竟不察之而反惑於聽挾讐之訴以致盡職小

官如程景賢者久禁淹獄尚書百官之表率事體所關非輕章奏不敢不慎今 陛下不曰回將話來

則曰且不查究是果敬禮大臣之道耶科道 朝廷之耳目設官以諫為職風聞不敢不奏今 陛下

貶斥加於前罰俸繼於後是果廣開言路之道耶臣恐自今以往林俊去而九卿之心灰矣葉寬等罪而

百司之體解矣郭九臯之被挈則守牧地方者寒心程景賢之受誣則盤詰關隘者喪膽天下臣民以為

如此而苟安如此而取敗如此而見賞如此而受罰其不相率於苟且將就之習者幾希當此之時

皇明孝宗類金 卷之六  
陸下高拱穆清之上深居法宮之中聲色雜於前便  
佞諛於後闈宦弄權而怙勢戚畹恃寵以張威臺閣  
不得預政科道不敢盡言 陛下雖有堯舜之資  
湯武之志必不能脫正德之餘習而成嘉靖之新政  
矣况今邊方軍餉在在告乏畱都民疫家家未保而  
地震水旱之迭見盜賊虫蝗之四出此正 上天示  
戒之意君臣脩省之秋也及今不圖末流安救臣若  
懼罪不言 陛下以臣爲何如職天下以  
陛下爲何如主而我 太祖在天之靈亦不瞑於  
地下矣伏望 皇上推不忍之心擴本明之德在

深宮此心也對大廷亦此心也待近臣此心也待遠  
臣亦此心也覽子思致曲之言誦孟軻善推之語不  
溺於聲色不惑於近習誠心任賢虚心納諫慰畱林  
俊以全起用之初心釋放葉寬等以昭天下之公議  
辯明郭九臯等之寃獄免除李學會等之罰俸時  
親內閣日 御經筵如此則 聰明不蔽而雍熙之  
化以臻 聖德日新而堯舜之君可並矣

任賢納諫以禦變圖治疏

王泮

臣聞賢才爲國之利器言路係國之命脈有

國者能用賢則興不用賢則替言路開則治言路閉則亂自古得失靡一未有不由斯道者考之經史昭昭可見也

陛下嗣統之初信任儒臣嘉從直諫  
釐革弊政屏逐奸邪政事紀綱煥然一新用舍賞罰罔有不當天  
下忻忻企望太平年穀屢登瑞祥叠見於時羣賢滿朝直言盈庭此皆陛下任納之明效大驗也頃歲以來漸不克終朝廷大政多自中出而宰執不盡其議甚至携手同車而不之卹也

皇明嘉靖庚子  
卷之十九  
舉措刑罰或失其宜而臺諫不得其言甚至駢首就  
獄而莫之顧也夫宰執以輔政宰執之議不從則善  
政何由立臺諫以補闕臺諫之言不聽則奸黨何由  
懲是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政事日弛紀綱日紊  
陛下有願治之心而聰明壅蔽天下之治漸隳  
陛下有愛人之念而恩澤不究生民之命漸促豐年  
不作災異頻仍雷電不時雨澤愆期伊洛秦楚同日  
地震江淮曹宋同類相食赤子弄兵於潢池軍士不  
得乎一飽此近代所無之變而忠臣志士之所爲隱  
憂也上廔 聖慮爲之惻然修省之 詔屢下而

政之不節猶故賑濟之策累施而民之失業無補以  
臣言之 陛下任賢納諫則有前日之治志意少

衰則有今日之變今欲易變以爲治亦惟改今日之  
所爲有前日之所行以任賢納諫而已耳 陛下

俯從 臣言特尋初政優禮忠賢任信不疑政事一以

委之而不間以非人大臣已去如蔣冕陶琰汪俊林  
俊之賢仍加召用可也崇獎直諫采納不倦聰明一  
以寄之而不謂其逆已言事被罪如劉取鄧繼曾陳  
逅季本馬明衡朱泚林應聰呂柟鄒守益之直仍  
賜勅還可也 兩宮孝養 聖情旣已無間而

昭聖援立之至恩起敬起孝可也 恭穆大禮

聖衷既出獨斷而席書桂萼等之奸特放之遠之可也而又罷織造之官停土木之使惜名器之濫慎錫予之節杜請託之私抑徼倖之漸罷貪殘之吏汰浮冗之員藏閭閻之富廣邊儲之蓄 陛下又日御經筵以講論道化而深戒逸欲日 召臣僚以資訪治理而重防壅蔽引伸觸長不舉一而遺二勵精化理不勤始而怠終若然則正臣日親正言日進聖政日新聖業日隆而天變不弭豐年不至兆民不安天下不治萬無是理也如不能然臣恐因循玩愒

非惟不足以爲治而饑寒迫切將來之憂又有甚於今者 陛下聰明天縱洞達治道臣不揣愚陋冒死謹言伏惟 采納幸甚

嘉靖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題



停工作罷織造以固邦本疏

張漢卿

竊惟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君民上下相  
爲一體故民安則國本固而君隨以安民危則國本顛  
而君未有能獨安者古之帝王嗇已裕民日慎一日  
深圖不見之怨所以自爲社稷計也近該各省直官  
奏稱南北直隸浙江江西河南四川等處地方各被  
十分重大災傷亢旱逾時繼以靈雨或狂風驟作江  
湧海溢或時疫流行闔室病死卽今蘇湖淮鳳之間  
涖水橫流壞民廬舍一望成湖或依岡附木以居或  
莖草剥樹以食或賣鬻子女僅得二三十錢或鬻一

妻僅得銀數錢者甚至無人收買委之通衢而去抱  
之投水而死郭門日昇死屍五六十人骸骨枕藉百  
里無烟而湖廣地方父子夫婦兄弟貧食無路一時  
自縊困窮之極甘就死地豈惟四方近御史盧瓊奏  
稱畿甸之間隆冬男無完衣婦穿暑布遮道號哭不  
忍見聞豈惟畿甸京城通衢委巷乞丐男女數多裸  
體骨立深夜號呼雖九重深閤靜亦可徹中官貴  
戚誰不見聞至於白晝通都盜賊公行洪澤滁陽之  
間嘯聚已至數千水勢未消二麥未種來夏難望收  
熟秋成又未可知救濟之策今已窮促將來之憂尤

一七

有甚者頃年各處豐歉雖或不同乃若無一郡不被  
之災無一年不災之處離析殍亡百餘年來未有如  
此之極也仰惟 皇上祗畏天戒勤恤民隱特納  
輔導大臣及部院科道之請發太倉之金截歲漕之  
粟不急征徭一切停止且責撫按等官用心賑濟務  
使小民得沾實惠 綸音懷惻聞者感泣雖堯禹之  
心不是過也但惠民之政方行而屬民之事已至致  
陛下徒有憂勤之名小民不蒙 恩惠之實則爲  
皇親陳萬言之營建第宅差太監吳勳等之蘇杭織  
造勞民傷財可已而不已也且土木營繕不急之務

近以災傷奉 命一切停止而萬言新宅尤不急之  
大者則必行而不已雖經該部執奏科道論列未蒙  
俞允卽今深冬寒沍疲勞萬卒藝火呵凍汲汲完美  
甚至於一木用銀七八十兩畢工之費不知幾百千  
萬目今工部缺乏錢糧各項物料未免派辦困窮之  
民豈復堪此且近日多官議賑 內帑太倉至無可  
撥之銀多方奏借僅得二十萬兩萬言之宅其費如  
彼若移以救民全活何止千萬餘家顧以一時營建  
害百萬生靈之命亦何忍而爲此乎况邸報相傳四  
方災變萬言亦有人心者乃歛怨遂欲恬不辭避又

豈萬言之福哉昔我 太祖大內宮殿新成制度  
不侈喜謂侍臣曰朕夙夜兢惕弗遑底寧凡有興作  
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恐暴殄天物剝傷民  
財不敢不謹夫 太祖之時財力百倍於今

宮殿興作且不敢侈 陛下爲戚里興作槩不量

時宜而爲之可乎 臣等以爲此大不可不已者也清  
軍刷卷不急之差近以災傷奉 命一切停止而內  
臣織造之差尤不急之大者則已革而復開雖經科  
道交章諫止 內閣大臣九卿等官相繼執奏未蒙  
俞允內外喧呶驚嘆率謂先年織造中官虐害地方

蓋自京畿直抵蘇杭水陸舟車往來騷驛民間鷄豚  
索然皆空叅隨人等嗜利爲害不可勝言 詔書裁  
革實快人心今者羣邪競進賄賂交通左右嬖倖之  
人蠹惑蒙蔽復開前隙 陛下誤從其請 親批  
御翰力拒忠言此豈 國家之利哉昔我 太宗服  
敝垢之衣語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  
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因備稱 太祖見  
高皇后躬補緝故喜曰富貴勤儉如此正可爲子孫  
法故常守 先訓不敢忘夫 祖宗循儉惜福實  
乃家法 陛下正宜恪守率行崇尚恭儉迺違信

差官再開弊端下擾生靈上累 聖德 臣等以爲  
此尤大不可不已者也况先王一民饑則猶已饑之  
一民寒則猶已寒之今旱沴之災遍於天下豈止一  
民之饑寒 陛下爲民父母迺忍忽天變棄人言  
以興工織造爲急萬一字內困窮盜賊駢發未免上  
厯 宵旰之憂何乃重服飾愛戚畹而忘天下之大  
計乎邇者大學士楊廷和等議罷織造 陛下迺  
以具擾執拘拒之且數奏而意未從夫內閣大臣以  
輔導爲職卽古之三公坐而論道者也一切政務宜  
與圖可否而後行之今謀議既不叅預至其有言批

荅如此豈君臣協心圖治之道乎昔 仁宗賜大學士楊士奇等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謬仍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凡政事缺失或羣臣言之朕未允或卿等言之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毋憚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缺政民無失所夫 祖宗以繩愆糾謬求匡輔之益陛下以具擾執拘塞忠誠之路以此消 天變召和氣臣等未之聞也卽今奸小并興於內而政治日非災變叠見於外而生民日苦不圖嘉靖昇平之望顧猶出於正德所未有者乎此又 臣等之深憂也伏願

念 天心儆戒之重思下民蕩析之艱將陳萬言房屋工作暫且停止待豐稔之年再行從省計議其見差織造人員 俞令內閣不必撰寫 勅書卽賜停止仍查寅緣蠹惑近幸之人并投幹叅隨人等通行拿送法司問罪其應用 龍衣等項查照該部原議止行彼處撫按衙門依時督造供用務使不缺永爲定法再不必議差內官以開弊端尤望體 祖宗敬 天恤民與其委任大臣之意凡一應事宜務從 舊制面與內閣議擬然後施行其九卿科道凡覆奏執建言等項 留神鑒覽使天下政務一出

正大之途左右羣小不得抵間請乞以素 朝廷庶  
幾君臣之情上下流通和氣可致災變可消邦本永  
固矣

慰人心以隆治道疏

楊爵

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履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  
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於民心之向背  
天命之去留者卽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  
此制治必於未亂保邦必於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  
無暫而不懼爲大於其細而圖難於其易然後天人  
交與而可以延國祚於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  
衰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卽欲拯之  
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  
甚大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

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  
賀讒諂面諛公肆欺罔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而

國之所恃以爲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  
此在 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况當朝

覲大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來趨延頸思化人人切  
仰極重不可反幾失則難濟伏願 陛下汲汲於

此時畱心焉以爲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林下者八  
九年誤蒙 聖恩賜之起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

糾劾之責受 命以來早夜耿耿每思國事日非而  
臣於 國恩有未報至於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畧

舉目前之所見大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

聖心之憂者爲

陛下告誡不忍默默保位以上

負

陛下之洪恩下負生平之所學也伏願

聖明垂聽焉

臣

竊惟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爲安以

蓄爲利實則可憂而以爲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

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積弊而至於蠱

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患也往年夏末入秋

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又立冬無雪暖氣

如春元旦僅雪卽止民失所望洵洵無聊憂旱之切

遠近所同此正

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惠

寧之時也而在 廷之臣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  
以爲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  
於安危利菑而以大可憂者爲樂邪孔子告顏淵爲  
邦在遠佞人若是而謂之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輔  
君當道志於仁而先天下以爲憂者也無忠亮體國  
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  
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又如翊國公郭勛者中外皆  
知其爲天下之大惡 朝廷之大蠹也勛之舉動踪  
跡豈能逃於 聖鑒雖 陛下盛德優容不忍  
卽罪 神謀遠慮自有所處 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

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遏之於漸則 朝廷優禮人臣  
之體貌未失而勳戚之餘裔亦得以保全而善終也  
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羣狡趨赴善類退處其  
爲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太甚者此其  
爲害治之人之甚所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  
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  
司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  
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日怨則天意可知矣古者  
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於離散  
離散無所歸而至於死亡 臣近巡視南城兩月中凍



餒死者八十人此一南城一郭耳共計五城未知有幾目所不及見而在於千萬里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孰非 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羹蔬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於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脩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斃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爲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

盛脩宮室而至於亡國願 陛下以爲鑒戒則宇內生靈之慶也况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其見於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昧爽不遑文王不遑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德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則以敬而勉之

蓋敬逸之間身之脩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惻懼之心也 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為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其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 聖體違和 朝儀間缺經筵未講大小臣庶 朝參辭謝未得一覩 聖容敷奏復逆未得一聆 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 天位者艱難之器逸樂之具也 陛下一身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繁近聞 聖躬調順大獲福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况此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官入 覲雖雖

肅肅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垂委北面舞蹈望 龍顏以慰快覩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未得瞻於咫尺 天顏之下以伸有孚顒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眾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今異言異服列於 庭苑金紫赤紱賞及於方外之士臣不意 陛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為一至於此夫保傳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道隆德盛極天下之選

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而畀諸迂恠之徒輕之若芥  
流品之濫至此極矣且 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爲  
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  
細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脩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  
則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  
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爲 聖躬之福耶甚非  
聖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  
下之道也 臣聞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豪傑之士聞而  
解體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 聖德國政所

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  
言君聖則臣直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  
納諫其於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  
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冒干 天聽言過激切而獲  
罪者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有  
犯顏直諫而爲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  
以爲勉強以聽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導之  
使言蓋人臣持祿保位者多而忘身以殉國者少雖  
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在 陛下明目達聰鑒  
別取舍於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可矣若震之以天

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者言出而身  
卽死近日翰林院左贊善兼脩撰羅洪先等皆以言  
罷斥此於 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 聖明少  
致思焉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  
咈高宗有商之令主也傳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  
諫則聖此二君作聖之功爲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臣  
非區區爲一楊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  
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  
後雖有素懷忠義之心者非灰心仕進甘退丘園亦  
必深自晦藏爲保身計矣孰敢發言以論天下之事

哉臣恐忠蓋杜口則讒諛交進上德不能下達下情  
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卽遠於  
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此數者  
關於天下之治亂國勢之安危貽 聖心之憂誠

未已也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

今日守成爲不易察臣忠悃覽臣所陳 賜之施行  
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報 國家崇顧禮遇之  
恩於郭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  
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行 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  
以天德達王道以慰人心以祈 天祐則莊敬日強

而眉壽永於千億虛靈照物而忠邪莫可遁逃其爲  
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 聖子神孫萬萬年  
無疆之規者端在此矣

停取銀兩疏

張居正

昨者恭覩 聖諭欽取戶部銀三十萬兩隨該戶  
部奏稱邊費重大國用不足欲乞 聖明停止取  
用等因奉 御批已有旨了 臣等看得 祖宗朝  
國用邊餉俱有定額各處庫藏尚有贏餘自嘉靖二  
十九年虜犯京師之後邊費日增各處添兵添馬脩  
堡修城年例犒賞之費比之 先朝數幾百倍奏  
討請求殆無虛日加以連年水旱災傷百姓徵納不  
前庫藏搜括已盡 臣等備查 御覽揭帖計每歲所  
入折色錢糧及鹽課贖事例等項銀兩不過二百

皇明嘉靖錄 卷之五  
五十餘萬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尚少銀一百五十餘萬無從措處生民之骨血已罄國用之費出無經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方與該部計議設處支持目前尚恐不給若又將前項銀兩取供上用則積貯愈虛用度愈缺一旦或有饑荒盜賊之事何以應之該部所以懇切具奏誠恐事勢窮蹙有萬不得已者也仰惟皇上嗣登大寶屢下寬卹之詔躬行節儉以先天下海內訢訢方幸更生頃者以來買辦漸多用度漸廣當此缺乏之際臣等實切隱憂輒敢不避煩瀆披瀝上請伏願

皇上俯從該部之言將前項銀兩免行取進仍望念國儲之日乏懷儉德之永圖節賞賚以省財用停買辦以寬民力如上供之費有必不可得已者照祖宗舊制止於內庫取用至於該部所儲專以備軍國重大之費庶國用可以漸裕而民力可以少甦也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十九終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二十

弼違類二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海瑞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所不稱其任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為容悅阿諛曲從致使災禍隔塞主上不聞者無足言矣過為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之

反求眩瞶莫夫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國厚恩  
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  
不一毫諱過不爲悅諛不暇過計謹披瀝肝膽爲  
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  
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安且治者非愚則諛  
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頗柔  
慈恕恭儉能有近民之美優遊遐遜尚多怠廢之政  
不究其弊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  
所不能槩以政之安且治頌之諛也陛下自視  
于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爲

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  
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  
仁恕舉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爲之卽位初年刻

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槩箴敬一以養心  
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  
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  
大有所爲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  
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克其仁恕之性節  
用愛人呂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情是也一時天下  
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



之後皆稱賢君焉

陛下則銳精未久安念率之

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興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節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於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

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煩增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

天下極矣天下因即

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

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

之所知也知之而諱語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棊匡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也夫聖人豈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之也木繩金礪聖賢不必言之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興宮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

求四出 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為

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

矣諛之甚也然思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

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 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

天下者 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

臣工有官守有言責皆所以奠 陛下之家而磐

石之也一意玄修是 陛下之心惑也過於苛斷

是 陛下之情偏也而謂 陛下不顧其家人

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不事事敗有

正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心臣

心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為賤薄臣工諸臣正

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撓

亂政事之說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

者 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為是

已拒諫執 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跡憶

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 陛下誤終不釋諸臣欺

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

勞今日之謂也為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臣以

一二事形跡既為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

有辭闕于臣君道之不正臣請再為 陛下開之

皇明孝宗皇帝 卷之二  
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于人而爲性命者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尚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爲天賜仙桃藥丸恠妄尤甚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以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

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妄也宋真宗獲天書於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由人工槁以成者也茲無因而至桃藥是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陛下玄修多年矣一無

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

陛下玄修妄念區區

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而玄修之無益可知矣

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既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

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爲道也即近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本梁材守道守官

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日首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于積賄求遷稍自沈滌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前而已諸臣寧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挨日見稱於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執中鶻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制其心未能純

然精白使然乎

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

而責之以效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其順乎玄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爲腹心衛也而自爲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衍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 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

民之效尤天下之安與不安治與不治由之翻然悟悔日視正朝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臯陶伊傅之列相爲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宮妾外

皇明奏疏卷之二十一  
之光祿寺厨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內厨內庫下之戶工部諸廠段絹糧料珠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于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爲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下行之此則在  
陛下下一節省間而已  
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蓋藏不知其幾也而  
陛下何不爲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行之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爲是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

功練選軍士以克召募驅縑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救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爲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下行之此則在  
陛下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諸廢具舉百弊剗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陛下何不爲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於  
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任諸撫按科道糾舉肅清之于其間  
陛下持其大綱稽治要

而責成焉勞于求賢逸于任人如天運于上而四時  
六氣各得其序恭已無爲之道也天地萬物爲一體  
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浹薰爲太和而 陛下性分  
中自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  
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真  
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若夫服食不  
終之藥造與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而切切  
然散爵祿竦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鑿想繫風捕影終  
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 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  
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

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

陛下有不得知而改

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惓惓爲

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

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

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

下幸甚臣無任戰慄恐懼之至

嘉靖四十四年十月十一日題

仰崇儉德俯恤民窮以永圖治安疏 魏時亮

本年九月內我 皇上諭買貓睛寶石未幾荷蒙

賜罷中外大小臣民鮮不懽忻踴躍謂我

皇上軫念匱乏真 聖主恤民之仁惟懷永圖真

聖主節財之義罷玩勤聽納炳 離照之明方

諭買即停止奮 乾剛之斷 聖德傳播如是臣

等犬馬愚衷曷克揄揚於萬一也迺今十二月初七

日司禮監仍傳 聖諭買各樣寶石珍珠睛碌鑽

多買此三日要隨該戶部具題節奉 諭旨嚴急

不一而足臣等伏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

人曰財言帝王保守天位在人民而保聚人民在財  
用古先帝王珍玩不事異物不貴汲汲焉惟以養百  
姓節財用爲先所以致治一時聲施萬世載在史冊  
班班可考也 太祖高皇帝嘗謂侍臣詹同等曰  
吾每於宮中無事時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  
愛人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萬世之師又嘗曰珠  
玉非寶節儉是寶於是却文石御銅器且教 太子  
諸王曰前代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當記吾言常存儆  
戒是以 聖子神孫祚貽萬世無非 太祖之  
所留也 皇上登極首罷採買專尚節儉嘗讀

聖旨有曰朕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可謂遠邁哲  
王近法 聖祖天下百姓何幸焉 宗社臣工

何幸焉今者 諭買珠寶各樣竊料所費不止分

毫 皇上儉德寧無少累臣等嘗聞之節儉必謹

乎錙銖侈費率由於玩好犬馬愛 君寧忍欺負矧

昨者貓睛罷買薄海內外已傳 令名一旦改之殊

駭觀聽左氏有言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無令名之

難以唐玄宗之陋尤能焚珠玉於殿前誇令名於天

下說者謂殿前之焚稍似沽名之過然玄宗令名竟

與太宗憲宗媲美稱曰三宗未必不自沽名之一念



起之也短之者不過謂其儉德不終令名更損我  
皇上罷買貓睛諸玩無沽名之念有令名之實今復  
有寶石買辦之諭遐邇臣民寧不為皇上之  
儉德令名惜哉舜造漆器諫者七人夫漆器用物也  
造用物且諫則買珠寶等之異物寧忍於不諫乎此  
而不諫非以堯舜望我皇上亦非以堯舜之臣  
自待也况近日災變異常人情洵懼一歲之中無論  
天裂星殞地震山崩兩豆兩蠱諸怪即近日山西以  
一男子變為婦人前此所未聞史冊所不載陽變為  
陰朕兆匪細皇上接於目能不做於心乎長至

之後京師陰霧浹旬夫春霧則恒有之若冬氣歛  
藏更值寒雪迺或霧連晝夜舉目蒙晦即其象占尤  
可深思切懼者蓋今日之天下百姓困窮盜賊將起  
官風不正虜患已深宗室衆多貧不可以為生兩  
廣傾危朝不能以保暮言及根本最可痛思

聖主在上正宵旰明作之時臣工在下正交修共勗  
之日要必喜怒刑賞之政務感人心理亂安危之幾  
輒勤睿訪百官舉職大臣法小臣廉四海更生遠  
者來近者悅兵戎詰而神氣張屏翰寧而元氣固庶  
使天下長治萬世永安此非所急而速惟玆玩珠寶

皇明嘉靖庚申年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之崇恐非 聖朝美聞也我

皇上節儉聖德

性本天成茲者懇乞俯念民窮益光聖儉將異物罷買 明旨再申則 聖主聖德愈彰中外懽呼愈甚卽一事一念之聞見 宗社生靈之福而天下萬世之治安信有不難於致者是在 皇上一轉移之間而已 臣無任殞越瞻望之至

隆慶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題

納忠言罷採辦以紓國計疏

詹仰庇

臣惟人君一心攻之者衆非聰明聖智鮮有不爲玩好所惑者然貴乎悟之早而止之亟也昔仲虺戒湯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夫湯武非不明聖也而仲虺召公猶以不邇不殖喪德喪志戒之惟湯武能受二臣之戒則益絕去玩好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爲臣民之主至今稱之若夫昏庸之君侈心一生遂不可遏雖有忠臣進戒拒而弗納由茲恣意縱欲財耗民窮欲其保宗社於無疆之休也難矣切見前日 勅下戶部買辦珎

珠寶石旋即報罷大小臣工無不仰頌

聖德謂

能悔之早而止之亟也邇者復有採辦之

旨戶部

不敢違

命用價值市之以進而臺諫交章論

列臣疑其必

溫詞容納決意停止及接

聖諭則曰內府缺珍寶着戶部買些來你每如何這等說姑不究夫

陛下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玩

好珠石所費無幾臺諫之臣似不當過計以煩

聖聽也然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臺諫之所以汲汲不

已於言者亦以漸不可長故也今事既往言復不聽

臣當將順

君德亦何事於言哉然竊謂臺諫未有

議論之先

陛下玩好之心不能自釋既經諫止

之後

陛下玩好之心遂當悔悟顧乃不降

旨罷免而反曰姑免究臣恐

陛下玩物之心有

漸臺諫之言罔聞由此群小得以乘間投欲四方因

以遠索

貢獻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臣聞珍珠寶

石多藏於中貴之家因

陛下索之愈急則彼索

價愈高珍珠數兩費金數千寶石一顆值銀數十以

有用之

國費買無用之玩物果何意哉况今南北

多事之秋正

國家用財之際兩廣缺餉疏請再

四當事者尚存根本之慮不敢多與其

請而一欲

珠石遂無惜萬金之費是何視土地人民之賤而珠石之貴也災異荐至男化女形天之所以儆

陛下者章章明矣更宜敦尚節儉痛加修省以答天心可也乃聞災異之疏畧無儆畏復有採辦之

命欲其天意眷祐轉災為祥不可得矣伏乞

陛下以湯武為法大嘉臺諫之言 明降停允之

旨今之既買進者則已若買而未足者則悉罷之後

或有以玩好之物陳之惑 陛下之耳目者必

以斥之如此則心無不正身無不修誤之於昔猶

改之於今也上天儆戒之意可答臣民仰望之心

慰矣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惓惓罔知忌諱冒

干 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隆慶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題

聽忠言信詔旨以防欺蔽疏

李已

近訪內 承運庫署庫事尚衣監太監崔敏等題稱  
急缺年例金兩寶珠等項乞令戶部買進以備關領  
等因隨該臣等懇 請停買奉 聖旨照先年例  
買進欽此又該戶部反覆執奏 聖旨發銀買進  
金上緊催來用欽此臣等恭捧 綸音堅確嚴切

已竊度

聖意之難回矣又知再行陳 請必激

怒

聖心禍且不測然忠君愛國乃臣之素志糾

正封駁又臣之職掌苟少益家國雖生死有不計者  
豈敢巧為規避遂終緘默臣是以昧死再陳冒犯鈇

錢惟

陛下其矜察焉臣等伏觀

陛下登極

之詔其於金珠寶石等項停止採買而又一款有云收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加意節省用自有餘該部務查照弘治年間及嘉靖初年舊額酌量徵派其以後年分加派者盡行革除將革過數目奏知仍造冊送科備照如各衙門假以缺少爲由行文加派及該部阿奉准行者科道官卽時叅奏治以重罪欽此夫陛下之出此詔旨也豈虛假以欺人耶蓋誠留心省節加意國儲以實心而行實政也是故成命一頒懽騰海宇以爲有君如此太平可立致矣何數

以來左右近習干請紛紜奸巧百出眩惑

聖聰動搖國是遂至買玉買珠不一而足使

詔旨旣出而輒更成命方行而忽易美意良法徒

託於空言社鼠城狐肆然而無忌天下臣民已失其

仰望之初心矣不意又有如太監崔敏等指稱缺乏

復行故智雖經科部執奏陛下終未俞允夫

政令者人主之大柄天下之所取信百官之所承式

蓋不可以不慎者故易曰渙汗大號書曰令出惟行

弗惟反此聖經之格言大君所當慎守而不易也今

以朝廷新政顧由左右夕改朝更有如此則

陛下詔旨皆爲虛文其何以示大信於天下乎且尚書乃陛下親信之臣臣等亦朝廷耳目之寄

陛下於大臣言之不聽於言官論之不從不知外此可信從者抑又何人臣等竊料陛下之意不過

曰貴爲天子富有四海雖買此珠玉所費能幾不知抵璧投珠毀牀碎漏在古先哲王我朝聖祖行

之俱有懿矩蓋曰此等玩好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徒爲移易性情糜費財用以故棄而不惜方今國家

縱使十分克實陛下猶當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以希哲王聖祖之芳跡矧今府庫空虛矣小民

困竭矣帑藏所入不足以待一年之出矣邊方年例奏發者無時省直饑荒求濟者不已司計之臣雖千方那補百計撐持尚且不給茲以一玩好之故而用數十萬之費何以區區處何以借支况各處錢糧舊欠者奉詔蠲免新派者催徵未至太倉雖有所蓄贏餘正宜存積以備經費尚可聽其不經妄用而無繼於後耶方其事下該部大臣懇懇執奏以爲不可無非省費裕國之意而乃不蒙俞允者蓋由崔敏等獻諂希寵惟欲積財貨以奉私求蓄詐懷奸意在假供用以克私橐以致陛下惑於邪說而正論不

從墮於奸計而忠謀不用誤國欺君莫此為甚若不  
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肆意希求轉相欺蔽不至  
於空人之國不已矣臣等為陛下切憂之伏望

皇上念成命不可紛更大臣所當信任將該庫奏  
討金珠等料俯從部議申明詔旨一以昭

陛下之儉德一以全朝廷之大信其太監崔敏壘  
惑聖心罪在不宥伏乞速行罷斥楊于諸臣仍

乞天語嚴切戒諭使各奉公守法仰承  
德意凡明詔所在除革者不許妄計阻撓以遂覬

覷今後內臣凡有奏請悉付所司參詳可否既而

該部執奏斷在必行敢有徑請內批欲遂奸計者

即係欺罔并聽該科糾劾重治此則命令畫一

朝政肅清雖有權奸不敢欺蔽矣



時政類一

陳言輔治疏

王恕

今年閏正月臣以年老奏乞休致奉

聖旨卿朝

廷老臣未可輕退宜勉副任用事有當言的盡心來

說毋再固辭欽此臣有以見陛下不欲臣去者

非徒欲富貴臣也蓋欲臣竭耳目之所見聞盡此心

以匡輔 聖政也近因痢疾陳乞容臣調理將印

命侍郎署管奉 聖旨准卿調理印照舊掌臣又

有以見 陛下眷愛之專也有君如是何忍負之

伏覩 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內官俱有

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  
監等官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  
以來則不然矣前者

陛下將內官論年遞降蓋

矯往年濫陞之弊欲復

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

於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不知是  
前日遞降者不知另是一起也前既以爲濫而遞降  
之今何不以爲濫而復陞之似乎不可舉措如此其  
何以示天下

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

二帝三王

本朝

太祖

太宗復見於今日

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

陛下在青宮時存心

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利及登寶位又罷貢獻織  
造屏去一應珍竒玩好之物治近習蠹國亂政邪術  
欺君罔上之罪并逐刺麻番僧法王佛子國師革罷  
傳奉冗員追回濫賞庄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奔競  
凡此數事皆壞名器損國體傷民財臣民所不欲而  
不能革非一日矣

陛下一旦而盡革之此天下

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陞內  
官如此若復濫賞庄田蟒衣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  
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不可得  
矣此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機也可不慎歟况今比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二十一  
虜在邊災異迭見此正君臣上下同加修省之時而  
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弭天變伏望  
陛下自今伊始於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務  
要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遠宗堯舜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決不可爲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  
下失人心而爲社稷憂臣誠激於中詞不能婉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論時政六要疏

黃鞏

陛下臨御以來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

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

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者寧忤

陛下而不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

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

爲至急者爲

陛下陳之

其一曰崇正學

嘗聞先儒周惇頤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而已動可不

慎乎故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  
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  
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 九

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  
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 聖學維新

聖政日舉矣 其二曰通言路 嘗聞言路者國

家之命脈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  
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  
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  
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

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

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

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 陛下無由

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伏望 陛下以從

善爲心以聞過爲喜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

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 其三曰正

名號 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

不正之故也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

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以

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

自輕如此柰 宗廟 社稷何夫 陛下自

稱為公誰則為 陛下者天下不以 陛下事

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 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

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

而 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

欲為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為 陛下懼焉

其四曰戒遊幸 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

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

終綱目書巡狩者二十九皆譏也 陛下始時遊

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

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

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

陛下為 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

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怒而不

敢言即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

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蹙之其何不流而

為盜賊速而為死亡也哉姦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

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 陛下

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

欲 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

其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

也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彼誠愛

陛下獨忍使 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

望 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

之 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

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

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

尚可為也 其五曰去小人 嘗聞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

也謹按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

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

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

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

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 賜

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計此

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帥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

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

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

哉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尉明正典

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

其六曰建儲貳

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况於無本其何以安洪惟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

社稷之託

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

陛下殆倒置

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

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諸章疏

通具檢出宣示

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

圖大議卽於

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於宮中

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

皇子之後俾其出

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

宗社無

疆之休惟

聖明其留意焉

復舊制以足國安民疏

桂萼

臣惟古之聖王畫井授地度民而取之後世井地不行但能因時立法以均取民之制而已然亦非有仁愛之實心而身親民事之艱難者莫之能爲也

太祖高皇帝取民之制經之以版圖理之以政事至纖至悉無遺憾矣然法久廢墜人莫皆知遂至經理失宜賦稅偏重而天下始困乃者天啓 皇上憂

勞小民不遑暇食方欲斟酌時宜以振舉舊典正臣下所當竭力贊襄者也 臣自筮仕以來周流三縣與百姓同艱難者有年矣每憤井地不行民已無賴而



取民之制并不復修以致貧富懸絕將何以為民父母也切嘗考求其法獨行於所治之縣實得二三遠近之民至今懷之蓋舉綱張目雖以之經理天下實不外此孔子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臣非敢鑿空言之也惟 聖明擇焉 一曰分豁災傷田租

臣按天下田租有定額而凶荒不常又不可不為之分豁也但為國計者當憂國用不足故 祖宗預儲餘米於淮安水次而設都御史或侍郎一員專會計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等處歲所收入多少若各省可以通融則通融處之如不可通融則撥淮安餘

米就敷支運以備足之又或無處則年終一至部會計又查戶部逐年所收并各衙門餘積之米通計若干以為開豁天下災傷之數 英宗皇帝以前此

法尚未壞也正德九年臣在丹徒縣因夏旱秋水為災不及分數例不奏免乃通融於丹陽淮安鳳陽軍民運收輕重之間遂得夏麥秋糧足補本縣不敷之米數萬餘石而軍民咸便當時上司莫不驚恠蓋此法廢久故雖淮安提督漕運之官專司其事者亦不知也臣所以屢請以各關所收錢鈔并南方各省所餘缺官祇候之銀或別作區處如 英宗初年行

勸分之例發淮安徐州濟寧臨清德州滄州但便水  
次有厥去處趁熟收買米粟以備四方災傷分豁之  
數則民困蘇國用足一舉而兩得也今不知出此臣  
見有司督逋不已而農民逃竄無方以致有力者爲  
盜無力者流移歲事征討賑濟非惟不得田租以資  
國用而公帑之費動經百萬且兩失之矣此分豁田  
租所以不可不急講求者也 一曰分豁里甲官  
銀 臣按戶部正賦之外禮工等部派辦物料如蘇  
松浙江等處地方以丁田科派者雖甚艱難尚有所  
據如江西湖廣等處止論里甲科派其有錢糧近上

人戶類有役占反不與焉所以窮民逃竄閭里或空  
故臣治丹徒時嘗爲之區畫凡官中無礙餘銀悉以  
起解而不肯科派於民逃民始歸鄉官御史王濟謂  
臣曰里甲官銀民出舊矣子何苦如此臣曰子爲鄉  
士大夫所往還者皆優免人戶所以克補優免者率  
顛連無告之窮民耳非知縣不知此苦也是年豁縣  
官銀不下萬有餘兩繼治武康後至成安里甲官銀  
盡除逃民歸農閭里漸實而差役有歸矣所謂有人  
此有土有土此有財之明驗也然凡此必得其人乃  
能行之欲天下莫不行此則非畫爲定法不可守也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臣考正統年間工部侍郎周忱於蘇松地方立有定法至今不易蓋以一切差銀不分有無役占隨田徵收而里甲科派無復克補優免人戶之累今若申明通行無不可者也臣嘗建言請減天下民壯之身錢追天下貪官之贓物以資前項官銀者正以其法尚未立故不得已爲救時之急若前法一定則亦不出一二年天下逃民皆樂歸原籍而勤趨農桑之事矣此分豁官銀不可不急講求者也夫二者旣爲除豁則天下之民皆力本之農而不患於食不足矣民食足則不患於兵不強矣兵旣強則不患於邊境

不靜矣此自本而末一以貫之之道也若不達乎此則支東傾西終未有善治之期也此外則除治南北田土錢糧不均之患又有不可以不講者如北方之土有屯地社地之異今直隸河南州縣以社分里甲猶江西湖廣等處州縣以村分里甲也 祖宗朝

北方民少地多遷山陝等處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又以屯分里甲當時屯民新地頃畝甚狹社民田地頃畝甚廣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此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南方之糧有輕則重則之殊天下之民任土作貢宜其利則如一特以歷朝因

革事體不同故田土雖同而科則甚異又以天下各州縣皆有抄沒之產當時追收抄沒籍冊卽因民間所收客作田租爲租謂之官糧及轉賣多年無復辨驗致重糧人戶盡逃獨累里甲包納此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此則在大臣各平其心一會議之皇上絜矩之道遍於天下矣臣治湖州府武康縣時嘗查成化年間奏行田糧事例官爲一則民爲一則申府已而該府七州縣通行奏准民甚便之至今蘇松常鎮杭嘉六府各州縣莫不欲取法於湖州府者臣治直隸成安縣時嘗查奏行事例將屯社之地均

量項畝一其科差行之一縣而該府八縣莫不效之至今北直隸河南山東附近各州縣又莫不欲取法於廣平府者然而終莫能使之盡如兩縣者南北各郡皆有官豪之家阻之故也所以阻之者北方官豪之家欲得獨享廣畝之社地不肯爲狹地屯民分糧南方官豪之家欲得獨出輕則之田糧不肯爲重則里甲均苦所以一遇有志州縣正官必欲通行均則量地勢家卽上下當緣多方排阻故民怨無時可息也臣故曰必大臣平心以會議之可也夫大臣固當孰議尤在 皇上獨斷而已昔禹思天下有溺者

若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若已饑之伊尹思天下  
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此自古聖  
君賢臣憂道愛民之心也三代以降此道不復聞矣  
臣乃今身親見之而不能出一謀發一慮以備采擇  
實爲有負此臣所以夙夜不能自安者也過不自量  
畧述所以嘗試於民者如此至於備考古今會計之  
法以經理國用斟酌近世常平之制以給足農民及  
求所以復 太祖之法以親宗族定戶籍之制以  
正版圖尚當次第陳之

條陳因時興革以便官民疏

萬鏗

切惟固國之道以寬恤軍民爲先而寬恤之實以培  
養財力爲要濟乏絕所以培其財節冗差所以養其  
力營操以飭武在馬政之申嚴用人以理財在委任  
之專久賦不可加而蠹財慢事之由不可以不究役  
未能免而貧富苦樂之等不可以不均此皆南都軍  
民之利病時政之闕失本部職掌所關興革不容於  
少緩者也頃因災異求言該南京各衙門將重大事  
宜會議條奏今 臣等所陳正會議中請未盡事宜聽  
該部徑自具奏非瑣細常務所敢專行者也及照前

皇明奉天卷之二十一  
者各衙門會議事件俱荷 聖明采納見諸施行  
若 陛下能行之而臣等乃不能言之是下有負  
於軍民上有負於 明時非特不敢誠亦所不忍也  
謹將廣修船以蘇貧甲等七事逐一條陳仰干  
天聽伏望 特勅該部早賜允行固 臣等官守之幸  
尤地方軍民之幸也芻蕘一得犬馬寸心無任懇切  
之至

計開

一廣修船以蘇貧甲 照得南京錦衣等衛額存快  
船七百八十八隻近該南京各衙門會議奏行兵部

題奉 欽依每年成造四十隻比舊固為增多然以  
額船總數計之亦須二十年方得徧造卽今船多損  
壞差未減除而各船小甲修造陪補動至傾家年復  
一年困苦已極正如凶歲相仍之後青黃不節之時  
若非破除常格大施賑恤之恩終無蘇息之日查得  
漕運船隻官造官修而運軍比之小甲月米行糧加  
倍數多且無管押內臣雜費亦少運軍尚以為苦小  
甲其何以堪一視同仁尤當憫惻合無自嘉靖八年  
為始本部將各衛快船逐一勘驗除成造在三年以  
裏損壞者所費修理不多亦是小甲不行用心照管

皇明奏疏類金 卷之二十一  
所致仍該着令自修外若係成造三年以上者計其  
年分之久近損壞之多寡分爲三班每年官爲修理  
約在二百隻上下并每年又有成造四十隻是三年  
之內無不可駕之船矣其修船所費料價難拘定數  
大率以三十兩爲中臨時勘實量爲增損每年二百  
隻合用銀六千兩旣不可加派於有司又難以仰給  
於他處且如拯焚救溺豈能久待緩圖合無本部將  
各年積貯缺官柴薪并馬船料價工食等項銀兩借  
支應用待後請 勅差官催償本部各項錢糧通融  
處補况缺官柴薪銀兩正德之末嘉靖之初因兵變

災傷節經南京戶部等衙門奏 請取用夫往年別  
衙門旣可取之以備災變則今日本部亦可用之以  
濟困窮揆諸事體宜無不同然此特就三年之內而  
言此後如果差官任久責專各項錢糧徵解如額則  
此法可以常行但非臣等所能預料須待本部臨時  
斟酌其修理之船數或照今每年二百隻或減從百  
餘隻或數十隻料價或照今官爲全給或與小甲三  
半出銀或酌定官民分數多寡出銀年限或幾年一  
中脩或幾年一大修或幾年一改造皆當量力而行  
求爲可繼事干重大仍具 奏定奪縱使此後小甲

皇朝奏疏卷之二十一  
照舊自修然休息之餘財力稍復亦當與今不同矣  
夫損公家萬數千兩之積而可以活數千姓之窮民  
費官司三年修理之勤而可以解數十年之劇苦固  
結人心真安重地所損者小所益者大况此快船常  
造常修無事固可用之於京運有事即可用之江防  
亦慮患之遠圖經武之善計也至於勘驗船隻并給  
價修理等項科條瑣碎未易悉陳事在從宜亦難執  
一俱聽本部委官專管一應事宜責成於彼計處停  
當呈部施行務使官錢不至虛費船甲得霑實惠  
一處工料以濟夫船 南京江淮濟川二衛額存大

小馬船共七百九十六隻該水夫一萬九千八百七  
十一名俱係江西湖廣兩省并直隸太平安慶寧國  
三府解役今見在者僅滿六千而逃亡者十分之七  
以各地方原額計之湖廣最甚太平亦多而江西次  
之安慶又次之惟寧國一府獨少所以然者津貼之  
法未均歇役之罰不嚴而苦樂懸殊頑良無別故也  
然人夫船隻事本相須工食料價闕一不可緣江西  
湖廣工食銀兩徵給不由官司多寡原無定數強者  
多取弱者受欺且使各夫自行取討狡猾者每藉口  
以逃回本分者惟枵腹而坐待又有慣逃之徒一得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二十一  
貼銀旋即躲住及至勾補重復詐需不但悞本衛之  
差適以爲原籍之害至於各船料價六百料者成造  
并修理該銀三百兩三百料者該銀二百二十五兩  
每遇船當修造另於貼戶派徵銀數以百計而一時  
取足人戶固艱於供輸夫船本一事而兩次催科官  
司亦病其煩擾且損壞之船已派者工料併徵未派  
者追呼罔及尤爲偏累人懷不平本部近年有見於  
此將安慶府比照寧國事例工食料價一起徵解官  
民稱便而江西湖廣祇因彼時地方官員意念未公  
於體 國良法竟諉於空言只以寧國安慶見今逃

夫數少則此法當行足爲明驗况查得先年本部委  
官員外郎徐愛案行湖廣武昌府回稱所屬十州縣  
馬船水夫永克及新僉者俱有朋糧貼戶議以徵銀  
解部給領爲便以此推之則湖廣別府與江西一省  
必皆可行益無疑矣但各處糧差有輕重夫船有多  
寡徵給工料亦當有等差則在酌事情以順民俗而  
已查得寧國府每夫一名歲徵銀十兩以八兩貼工  
食二兩備船料蓋本府夫額原少田糧又輕出辦固  
宜仍舊他處則難槩行安慶府每夫徵銀五兩以四  
兩貼工食一兩備船料輕重似爲得中合無據以爲

則如江西與安慶隣界舊時每夫歲貼工食銀八兩  
此外又徵料價不無太重合照安慶事例今後亦止  
徵銀五兩以四兩貼工食一兩備船料如湖廣水夫  
一萬二千三百六十餘名原額本多田糧有限若槩  
依他處則貼戶必不能堪若全無處給則正夫何以  
存濟先該武昌府開報所屬州縣因夫糧之多寡有  
貼銀五兩者有四兩者有三兩者揆之別府大率相  
同合無聽本部差去領 勅官員將本省各府州縣  
查算夫糧酌量定擬多者不得過五兩少者不得下  
三兩如三兩者以二兩五錢貼工食五錢備船料

四兩者以三兩貼工食一兩備船料五兩者以三兩  
五錢貼工食一兩五錢備船料通融總計每夫一名  
可得船料銀一兩以備修造之用中間夫額最多州  
縣亦聽差去官員查勘果係永克丁盡戶絕者量減  
原額十分之二餘仍驗糧僉補其太平府近該本部  
奏 准將萬春圩草場租銀每夫歲解銀四兩以三  
兩貼工食一兩備船料事可常行無容別議但前項  
草場課額隱占虧折者十之七八已徵租銀侵欺那  
用者動以萬計合無聽差官員督同該府廉能官踏  
勘查追接濟夫船是又 國家不費之惠也以上徵

皇明嘉靖元年  
卷之二十一  
收工食料價銀兩必須通行二省三府各照水馬驛  
傳事例每年於秋糧帶徵完足就責令該府州縣部  
運南京錢糧官員順齎赴部交納以杜姦人展轉侵  
欺之弊至於各處逃夫原有追徵歇役銀兩之法嘉  
靖元年又該本部題奉 欽依比照江西逃夫事例  
每名歲徵歇役銀五兩連夫解部足使頑猾有懲夫  
船獲助最爲良法而有司故違輕縱十無一追以致  
慣逃者自謂得計見在者亦皆效尤合無申明前例  
行令各該官司嚴督里老地方遇有逃夫即便捕獲  
到官務要驗日追銀責限起解臣等又惟法以人行

亦以人廢若

命下之後各該官司有仍蹈前弊

違慢悞事者聽本部及領

勅官查究應提問者行

移撫按等衙門提問應叅奏者指實叅奏若衙門偏  
見回護責有所歸如此則夫役之逃缺者皆將漸次  
復舊而官司可省清勾之煩里甲可省起解之費船  
隻之損壞者皆得及時修造而各船料價先年拖欠  
未徵者可以免徵近年損壞未派者可以免派非獨  
兩衛夫船實用得濟其於各該地方寬恤亦多矣

一循舊例以重差委

案照先爲計處馬船工食料

價以圖永久事該本部查得車駕司馬船工料逋欠

者動經數萬隨船水夫逃亡者過半有餘奏 准三年一次請 勅差委司屬官員前去江西湖廣并南直隸安慶寧國太平三府清查解補然本部應查錢糧不止於此車駕司別有草場納租及會同館馬價等項銀兩武庫職方司有各衙門柴薪直堂弓兵等項銀兩屬有司者係浙江江西湖廣三布政司應天府并南直隸蘇州等府州屬軍衛者係南京錦衣等衛所每年徵辦解納出有常經入有定數近來逋欠日甚支用不敷幸而弘治以前稍有餘積通融處給尚爾支持今又因快船小甲困苦之極欲與修造船

料那借各項銀兩數多循此不已後將何繼然此等錢糧除遇革蠲免外小民拖欠者十之二三姦豪侵欺者居其六七如料價工食湖廣武昌等六府州侵欺銀一萬四千二百二十餘兩直隸安慶府各縣侵欺銀四萬三千四百六十餘兩太平府萬春圩草場侵欺那借銀一萬五千三百七十餘兩此皆近年差去本部郎中彭本用查出奏行兵部題奉 欽依移咨各該巡撫提追經今二年並無毫釐解報及武庫司查出蘇州等府侵欺柴薪直堂銀三千餘兩各司府俱有回報文冊的確人名而侵欺無名與回稱拖

皇明奏疏類金 卷之二十一  
欠者不與焉以此例之各處侵欺之弊大率皆然本部非不行文督併差人守催而各該衙門官員偏見者故分彼此鬪茸者徒事延推甚至不才交通作弊如寧國府本部行提侵欺吏書徐世用等賊證已明屢催不解且各處類此者尚多欲一查究合招生事之嫌欲置之不理孰任悞事之咎言至於此誠可憤恨當此事不可已之時圖為經常可久之計莫若差官最是簡便然前此本部已有差官之例但所查處者止是車駕一司馬船一項工料夫役而本司與各司別項錢糧未經通理又定以三年一差或間以災

傷停止任非專久事難成功查得南京工部先因各處蘆洲歲課虧欠奏 准差官領 勅常年清理自是課額歲登具有成績合無比照前例請 勅一道開載本部先年差官查理馬船工料水夫事宜并添入前項錢糧地方止開南京兵部郎中等官不定職名聽本部選委相應官一員令其齎領馳驛常年往來各該地方凡錢糧之侵欠夫役之缺少官吏人等之違慢作弊清理處分拏問叅究悉遵 勅書內事理施行如有陞遷事故本部另推代替就將所領勅書交與一體欽遵接管具由奏 聞仍乞

勅吏部所差官員止於本部四司內陞轉其出差在外考滿給由照例開呈本部轉爲具奏准令就彼復職以便行事庶可責成本官既承專委務要勤歷地方著實幹理不許枉道回家怠忽悞事及干預別端致妨本務初差於次年終以後於每年終備將清查過夫役錢糧數目及行過各件事蹟造冊具本徑自差人奏繳仍造青冊送兵部并本部查照遇考滿及考察之時覈其功過以定賢否去留或謂差官未免擾民臣愚以爲三年一次差官自是舊例今不過欲其常年相繼非創爲之也若止如舊或差或停

徒應故事恐錢糧侵欺日甚一日直待經用既竭必將加派於民是所擾更多而事亦無濟矣況今查得所急全在豪猾之侵欺其間果係小民拖欠者自當酌事情之緩急以爲寬嚴相年歲之豐歉以爲行止聽委官臨時具呈本部從宜定奪期於地方無擾國用有資或又謂差官於荒年不便臣愚亦有說焉一處荒他處未必皆然一年荒每年未必皆然若持前說是以一而廢百用暫而廢常非計之得也如工部差官祇見其益不聞其擾足爲明驗可以無疑矣一酌起運以省船差近者南京禮部等衙門會議

奏請節省船差該兵部議擬題奉欽依查得嘉靖元年南京兵部尚書喬宇等奏准板榜事例而行甚盛典也緣每年各起供應惟板枋竹木用船最多原擬盡數裁革後因南京司禮等監局奏討漸次增添嘉靖五年以來遂至歲用馬快船一百五六十隻若照今奉明旨則前項板枋竹木俱應免運但臣等切思內府供應亦有經常不時之需若盡從裁革或非經久可行之計伏覩累朝明詔俱載懸價召商而登極綸音又云京廠支取講求便宜以翊宣德意正在今日耳合無勅下該部

將內府歲用或不時取用板枋竹木舊該南京運送者從長計議若係在京神木廠并真定蘆溝橋等抽分廠所有者止於各廠支取免令南京起運或雖係各廠所無而近京地方可以取買者行移南京工部於龍江蕪湖等抽分廠折價解京召商上納如果彼中不產必資於南供應決不可缺者方將合用數目會計停當務從省約行令南京各該抽分廠依數收辦照常印烙交與各該監局人員領運赴京交納但前項物料數多龐重長濶難以入倉裝載各船多於兩廠及倉面上堆放非特占船數多而枕壓搖撼

壞船最甚致累夫甲修造陪貶其苦尤不可言合無  
比照節年皇木事例今後遇有起運卽於抽分處所  
置辦索纜及一應撐駕什物編成陣筏分定起數每  
運一起仍撥馬快船各一隻馬船與管運人員乘坐  
快船與撐駕水手棲止其合用水手聽本部於馬船  
水夫或快船甲餘內酌量撥用若有未會慣習情願  
募人者聽如此旣可以節省船差又可以保全船隻  
而於 內府供應亦無缺悞誠一舉而兩得經久而  
可行者也且南京光祿寺歲運皇酒先年節經奏革  
每爲浮議所沮近日奉 旨悉從裁省止令解價赴

京臣等但見被累者之懽呼而不聞供事者之缺酒  
所據板枋竹木事體委與相同儻蒙 聖明采納

允行不惟各船夫甲受惠無窮而裏河人夫差亦少  
減矣 一清草場以足課額 切照南京錦衣等

衛所牧馬草場弘治年間該御史等官胡海等奉

旨清查造有冊籍各衛所除勾養馬之外其餘地土  
聽與軍民耕種每畝徵收租銀一錢後又量減徵銀  
七分交送本部以備買馬支用正德年間因各衛快  
船成造原給官價不敷又將前項租銀漸次添給每  
歲所入之數不足以供所出之多先年餘積那用將



盡蓋因各場舊額拜新增租地久不清查其頃畝濶狹土壤肥瘠開墾有生熟之不等坐落有高低之不  
同本部漫無稽考一遇水旱各軍衛有司官任情開  
報那移災熟虧官損民又多被附近軍民有占種盜  
賣者有投獻勢要者以致錢糧不清姦弊雜出合無  
候 命下之日本部委司屬官一員督同各該衛  
所拜坐落去處有司官員親詣各場從公踏勘將頃  
畝界止地利等則逐一開載明白如有前項占賣投  
獻者問罪追贓及量追花利入官以助歲用若能自  
首者免究止令改正備細造冊繳部存照中間拋荒

事故等項地土多方召人承佃仍量免三二年之租  
以償其牛種之費使人樂趨以廣地利其原除歇荒  
牧馬場所亦就照冊清出行令各營依時下場牧放  
不許避勞自便於京城內外撒放作踐致妨民業凡  
一應興革事宜俱聽委官議處開呈本部從長施行  
或事體重大具 奏定奪以後五年一次委官清查  
再照見徵地租銀兩各衛所經收官員近年虧欠之  
數比舊日見其多雖或收成豐歉不同亦因法弛人  
玩所致况前項租銀係買馬造船緊急之用合無比  
照戶部屯田子粒事例年終租銀不完者聽本部酌

量分數多寡將經收官員任俸督催仍酌量完過分數行令開支若一年之上不完者掌印官一體酌量任俸蓋軍職提問必須叅奏事干人衆豈能槩提且叅奏難於取旨而任俸便於常行欲使各官知懲惟此最爲簡切中間有該州縣徵銀者舊時多被指稱公用擅自那移及至本部行查輒稱撫按批允兩相影射難免侵漁此係本部職掌錢糧今後州縣官務要逐年徵完解部不許那移別用本部仍行撫按衙門知會今後亦不得越職輕准以啓弊端一嚴點閱以修馬政切惟營伍操練以馬爲先近

年南京營馬匹倒失相繼見在者亦多瘦損不堪蓋因領操官軍不肯用心愛養有尅減草料者有雇借與人騎坐者有私幹走遞及馱載物件者有故意傷殘圖仗犒勞者其弊多端難以悉舉此固官軍之罪亦由該管官員比較不嚴所致及訪得南京守備等衙門及坐營都督等官名下叅隨各色人員多有占用官馬居則伺候於門出則擁隨於後馳驟任意調歇失宜尤爲馬之患害此則又非該管官員勢力所能禁沮者也查得見行事例官軍將官馬走遍馱載等項及雇借與人者各問罪罰馬一匹又一欵在京

皇明奏疏類集 卷之二  
坐營管操內外官并把總以下官若將馬匹私占騎用及撥與人騎坐者五匹以下降一級以上降二級例非不明久而人玩至於倒失馬匹止是領馬官軍有決罰并追納椿頭之例其該管官員略無處治罔知所懲本部舊例雖每年委有屬官一員查點但事多掣肘名存實亡近年本部因見無益遂乃停止臣等切思馬匹取於官民者甚難而棄之甚易關於武備者甚重而視之甚輕失今不處恐馬政廢壞日甚於一日矣查得近為會議重大事宜請乞

聖裁以裨修省事因江操官軍輕壞戰船該工部擬議添差南京兵部屬官及兵科給事中與同工部屬官點看合無比照前例今後各營馬匹添差南京兵科給事中一員與同本部委官查點行令各營將原領馬匹盡數查出倒失事故若干所領官軍姓名年月及馬匹歲數毛色各就填註於下仍將本管坐營把總管隊等官職名明白開報以憑查考每上下半年各造青冊二本送本部委官并兵科給事中處交收遇存操時月常加點開除官軍倒失原馬及雇借馱載坐營以下官員私占及撥與人騎坐等項俱照依舊例叅問追罰降級外其該管官員名下官軍倒

皇明奏疏類金 卷之二十一 四十五  
失馬數多者亦當量其輕重任俸叅問但例未該載  
本部難便定擬乞 勅兵部查照京營點馬太僕寺  
少卿所奉 勅書開載事例備行本部轉行各官遵  
照施行仍行南京守備等衙門并坐營都督等官各  
嚴禁下人不許仍前占用官馬如守備衙門或有舊  
例亦當定與匹數庶免冒濫以後再有故違占用之  
人若係職官比照坐營等官事例叅問五匹以下降  
一級以上降二級係掾史舍人等項比照官軍事例  
問罪罰馬一匹若占用三匹以上者仍從重罰馬二  
匹各衙門敢有不以軍國馬政爲重占恡阻撓者聽

委官具呈本部及兵科給事中各指實叅 奏其下  
場牧放之時舊該監察御史一員點視各項事例照  
前一體施行臣等又惟京營切近 輦轂之下比來  
馬政尚多廢弛近該內閣輔臣極言其弊荷蒙  
聖明采納申勅團營內外提督等官依擬着實舉行  
况南京法令寬縱又有甚於京營者更乞  
天語丁寧重加戒諭庶臣等各官得以遵奉行事而  
積廢馬政可以漸次修復矣

一審戶則以均甲役 近該南京各衙門會奏審替  
快船小甲該兵部議得一應綜理事件仍行本部斟

酌處審爲照南京各衛所軍伍日見消耗大凡得過之家皆在垛甲之數雖有隱漏蓋亦無幾若將各衛所軍餘人戶一槩拘審但事干人衆有住居京城內外者有散居各州縣者追呼未必依期造冊未免科取文移冗繁遠近騷動畢竟替換之人不過十之一二所益者少所擾者多况使見當者冀於倖免聽審者懼於編僉衛所官員因而詐騙新舊人戶各費閒錢本部該司官員耳目有限雖竭其力人戶豈能盡知雖乘至公下人豈能盡防且富者僉甲必致生怨貧者退役易以招嫌浮言一動卒難自明以此嘉靖

四年本部奏要審替船甲兵部恐爲各衛所親管官員大開騙局欲再酌量停當然後舉行誠有見於此也今欲便於各甲不必別爲更張臣等已照兵部覆題內事理斟酌審處將見當各甲告稱消乏者聽其自行舉報相應之人籍記在官本部選委司屬官員督同該衛所親管官從公查審舊甲果係十分消乏方許退換新報之人果係相應就以其人代之若告有不實照舊不動止於本船衆甲之中審其戶則高下以定領船出差年分之久近辦銀幫貼數目之多寡間有垛甲貧富不均湊集一處者量爲更調各項

事情俱以十年爲限每一衛所審畢連人引赴本部覆審無詞人各給與印信由帖一張備開出差貼銀等項事由在內使彼此知悉不得相欺此特舉其大槩至於綜理調停科條瑣碎未易悉陳事在從宜亦難執一俱聽委官從長計議呈部施行以後十年一次照此審編其十年之內合有因事貧乏等項出於不測者亦止於差貼之際量從寬恤不得輒有變更譬之州縣里甲十年豈無消長而審替必待造冊之年所以杜紛擾而定人心畧小妨而全大體也如此則各甲雖不能大有更替然差貼均平節目簡便卽

所以寬恤之也再照快船小甲係南京第一苦差豪猾之徒百計躲避今後若有脫除軍籍頂匠冒民及投充勢要衙門寫字工藝等項聽本部徑自拘拿重治躲住外州縣者行移撫按官提解其南京內外守備等衙門不得干預占愆及訴告甲役船差事情法司亦不得受理庶事歸畫一人莫容姦而力役可均矣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二十終

皇明東坡類鈔卷之二十一



